

刘傅辉画集

山水篇

傅才辉



刘傅辉画集

山水篇

傅才
弟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编委会

主编

刘 晓

编委

王献生 张 谦 张志平 沈 健 郝 平
彭 晓 寇子皓 李永衡 郭 游 毛 杰
邓启耀 刘 笛 刘 英 刘 佳 张巧堃
林善文

顾问

丹 增 张宝三 李 森 贺光曙 张永康
姚钟华 天永茂 李伟卿 孙太初 朗 森
马文斗 田 健 李小明 李开明 劳 伟
叶之琦 杨 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傅辉画集/刘晓主编.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695-731-8

I. 刘... II. 刘...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4126号

责任编辑 彭 晓 向云波

装帧设计 向云波

图片摄影 房 定

刘傅辉画集(上、下册)

——山水篇、花鸟篇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0871-4110043)

网 址 <http://www.yunart.cn>

电子邮箱 ym_4edit@yahoo.com.cn

制版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8

印 张 40.5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5-731-8

定 价 360.00元

輕車百轉過雲端
俯視群峰初露尖
鼓掌天開濃霧散
遙遙歌聲到四川

神農架已東垣

傅煒賢志正

九九年冬 光東於



會當凌絕頂一

覽衆山小

元二年 耆社南詩園奉贈

傅輝 同志念

劉開集





自序

刘傅辉

1920年我生于昆明。

父亲刘昆南为广西陆川人，幼时做过银匠学徒，17岁离开家乡转广州、香港，后到昆明，入滇西做行商，积了些钱，和人合伙开店，慢慢发展起来，便自己单独开设广华昌商行。

母亲张文英为楚雄大户人家，和父亲结婚后生五男三女，我为长子。

父亲一生节俭，却极力扶持子女求学，蒙慈父呵护，兄弟姊妹相继学成立业。

我和妻子王秀葵于1942年结为家庭，患难相共，相依相濡五十三年。王秀葵出生于广州望族，受教于澳门、香港，岳父为严肃正直的中国海关关员。

王秀葵和我结婚后随我到云南，经历抗日、内战的困苦及文革劫难，养育七个子女，贫寒、困顿、失业、冤狱、病痛，从未失望，从无怨言，屋外严寒冷漠，家里却永远欢声笑语，一杯清水也甘甜。

文革患病，妻悉心照料，病体得以康复，艺术生命得以延续。为展览，妻不知疲倦地与世界各地同学联系、奔忙……

妻乐观、自信、从不放弃，对人类、世界的信心从不质疑，不愧为大家闺秀。

此生有点滴成绩，未敢忘爱妻扶持之恩。

我于1939年入国立艺专，因缘见识中国一流文化艺术人才，承一代学者教化，实为大幸。

自1956年投身于艺术教育及艺术创作后，时时感悟求学时先师教诲，传承国立艺专教育精神，敬业教学，努力创作，未有松懈。

沉浮之间，也有无奈之时，五十年沧桑，往事如烟，观国立艺专整体悲情，经文革浩劫，个人磨难不足论之。

五十年从艺，足迹遍及云南山川，积累了一些画作，在画画中不断思考练习，也就这样过来了。艺思印痕、观点想法也都在作品中。

从艺至今，感艺术乃心性之物，因各自文化、审美、师承不同而各显异彩。美之无限，不必求同。

艺术之价值，独立于朝代更换。中西之争，已属艺术家份外之事，师承古今中外大千世界，本不分东西南北，沉于纷争，光阴闲掷，实属浪费。

艺术形式随时代审美而变异，本质不变，乃求人类精神、情感之表达；传承、变化、创造，乃艺术之常理。

拙笔耕耘，这些作品记录了我的有限的艺术实践，在此，感谢教导过我的师长及与我患难相共的妻子王秀葵女士，感谢支持我、关心我的同行和我的家人。

特此记之。

2004年8月

丹青不知老已至

姚钟华

傅辉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但这个现实我似乎并没有真正接受。总觉得他还躺在病床上，吸着氧。稍好些就伏案作画。总觉得他带我们到安江村参观抗战时疏散到昆明的杭州国立艺专旧址，讲述他们上课的情景，还像是昨天的事。很多年来，我与先生断断续续结伴而行。1973年到瑞丽江边的傣家竹楼，同吃同住同画画；1987年同赴丽江，同登宾川鸡足山。从那以后，经常一起参加文史馆的活动。先生有哮喘病，登山吃力，总是走走歇歇。我就陪他边走边坐坐。他会谈些艺林往事，有时谈些他对社会、对艺术问题的思考。先生的正直、纯朴、执着给我很深印象，也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先生是广西陆川人，1920年生于云南昆明，早年在香港学汽车制造专业。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所学无从施展，因而回到昆明。正好杭州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也疏散到昆明，出于对艺术的浓厚兴趣，他又投考该校，从此走上了绘画的道路。当时艺专的校址在呈贡安江村，潘天寿等大师即在校执教。前后的同学有董希文、朱德群、吴冠中等人。虽是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条件十分简陋，但师生们都很努力，先生在此打下了事业的基础。后学校又迁往重庆，先生与黄继龄等人就留在了昆明，成为云南现代美术的开拓者之一。

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热爱生活，刻苦实践。从迪庆高原到瑞丽江畔，从东川矿山到热带雨林，无不留下先生的足迹。先生作画态度严谨，从无哗众取宠之心。无论是早年的油画、水粉，还是后期的中国画，所求的是自然、质朴、内在、厚重的作风，故哪怕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简洁随意的几笔速写、几抹色彩，都给我们带来清新而亲切的感受。

先生在云南艺术学院执教多年，桃李芬芳，为我省培养了大批美术骨干。有的人已成了我省著名的画家，如天永茂、张建中等人，皆出其门下。为我省美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最后几年抱病在家，还是念念不忘画画的事，精神略有好转就舞墨弄彩，还时出新意。他真是“丹青不知老已至”，忘了自己是八十多岁的疾病缠身的耄耋老人，他心爱的艺术，伴他老走完了一生。

今先生作品结集出版，可喜可贺，略书数言，以表怀念之情，不足为序。

2007年6月30日 昆明

艺海扬帆六十年

李伟卿

五十多年前，初到昆明结识的画友，仍健在者已经不多。我们这个弱势群体，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各有一本难念的经。傅辉兄儿女多、家累重，幸好有位贤惠勤俭的内助，使他无后顾之忧而安心于艺术探索。

近两年我迁居北郊远离市区，很少和他见面。七月初为傅辉的个展，刘晓到我家抱来两厚册他父亲的作品照片集，足有七八百幅，真使我大吃一惊。经过十年浩劫，傅辉能保存下这么多的作品！

解放初期我们常在一起，讨论那些可供小学生“思想品德”课本作为插图的绘画题材，“广州会议”之后还在一起庆幸“文艺的春天”即将到来，但接踵而至的却是狂风暴雨和泥石流……也许由于这一类原因，傅辉很少将写生作品示人。其实，写生正是原汤原汁的生活记录，虽然缺少味精和其他佐料，但往往具有第一印象的新鲜感、还可能偶然性的超常技术发挥。用摄影机代替速写本，确有省力快捷的优点，但得付出艺术创作最宝贵的因素——主体感悟，去作代价。

读傅辉的画如老友谈心。他的画风平稳朴实，从不弄花拳绣腿。作为美术老师，不会把学生带入“半瓶醋后现代主义的”误区；作为一名画家，则是一步一个脚印，进行深沉的思考，而不是只用眼睛和手。上世纪80年代，他将油画为主的航向，改成主攻国画，先从技术要求很强的花鸟入门，然后升堂入室对山水画进行多向的探索。云南山多而各有个性——鸡足山的深幽、点苍山的峻秀、玉龙雪山的雄伟、石林和土林的神奇……他细细品味。他和群山亲切对话，互相融合，而没有让折带、披麻、大小斧劈诸多传统皴法缚住画笔，大胆将水彩的泼色法和国画的笔墨相结合，与我国绘画文化的传统保持不离不弃的联系。

看似有点“出轨”，实际是严肃的探索。申江画派和岭南画派的创新，也是始于土洋结合、洋为中用。这种年继以月的探索，是现代绘画艺术的特点，也是画家敬业精神的体现。艺海无边无际，“彼岸”存在于无数风帆的“接力”之中；尽管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而人类所创造的艺术却是永恒的，因为他可以通过传播而永存不朽。这一点正从傅辉兄的学生，如天永茂、张建中，以及学生的学生的相承而得到证明。先睹为快，在展出之前我便读完他的全部作品，应该为傅辉的执着精神和艺术成就大唱赞歌。祝愿出成功。

2004年7月

石积太古雪 树飞铁铸青

——读刘傅辉先生的山水

王献生

在2004年的“刘傅辉艺术回顾展”之前，认识的刘老先生多半是在现代云南画坛中坚力量的一批画家言谈中提到的形象，早在十多年前就听郎森、张建中、天水茂等前辈著名画家提及并尊称为老师的刘傅辉先生。来云南二十余年，很少看到刘老的作品在正规画院、院校的作品展中展出，所以印象中刘傅辉先生是一位前辈高气格的“民间”画家。何谓高气格？因为只有高气格才能培养出一批在当地有成就的画家，才会在成名画家嘴里提及及时带着崇敬的口吻。何谓“民间”呢？在我的印象中只见过少量先生应酬送人的画，如“苍鹰”、“山茶”等少数题材的作品，因为条件限制没有收集到广泛的创作素材，如我们杭州的余任天老先生一样。然而在2004年的“刘傅辉艺术回顾展”上，看到先生的作品时着实让人大吃一惊，不仅有平时见过的“苍鹰”、“山茶”等题材作品，更有大量油画、水粉写生和泼墨泼彩的山水画，这也是我第一次读到刘傅辉先生的山水画，惊叹是为真画家画也。

有幸结识刘老先生的公子——也是一位画家的刘晓兄，使我得以拜观刘傅辉先生的大量遗作。才知道先生早年毕业于国立艺专，中年在云南艺术学院主持油画系和教授油画，其油画作品简约淳朴。文革后着力花鸟画的研究，由于国立艺专对传统中国画笔墨的重视，刘老先生一开始在花鸟画的实践中就充分表达了“骨法用笔”的中国画纯粹性特征，加上其特有的写生造型能力，使其花鸟画作品显得非常生动可爱，并时不时透露出一种苍茫浑古的感觉。而最值得关注的他是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所致力于大量的山水画创作的作品，或许是因为人生的阅历和磨练，或许是对云南山水之魂的体悟和感应，在其艺术思想、人生感悟的巅峰时期，先生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作品，这些作品确实是令人惊心动魄。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潘天寿、黄宾虹绘画思想的影子，在精神上是至刚至大的，这和潘天寿的“一味霸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作品中也可看到其创造性的临摹潘天寿山水、花鸟画作品，其艺术思想和灵魂或多或少地受这位老师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在表现技法上还有现代山水画泼彩技法的运用。综观现代山水画创作，在中西绘画融和的过程中，几位大画家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泼彩的道路。各位画家由于阅历和艺术追求的不同，画面体现的意味也各有别。张大千的泼彩华丽而显得金碧辉煌，具有皇家气象，对照黄宾虹艺术是“民学”的思想论，其气格是有欠缺的，刘海粟的泼彩浓艳大气，然而内在却显空洞，谢稚柳的轻丽之气却或多或少地带有海派精巧的市民风气；朱纪瞻的泼彩山水苍茫老辣，但有许多作品也还存在意境单调矛盾之病。而我们看到的刘傅辉先生的泼彩山水，根基于对云南山水的大量写生和体

悟，其造境与内容题材的丰富性、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以及最后作品体现出来的苍茫浑古之气，我个人以为与前面几位大家或许还胜出一筹。这也许是因为有前面几位大家技法上的铺垫和启示，也许是因为有一般画家不易体会到的云南大山大水之魂的呵护，还有就是先生一生阅历和国立艺专人文精神的培养，相信先生山水画的成就与这一切是分不开的。

阅读先生的山水画，给晚学的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三点：

一、石涛曾说：“古之人寄兴于笔墨，假道于山川，不化而应化，无为而有为”、“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所以终归于大涤也。”作山水画要深刻体悟自然山水的真魂，技巧随之而生，借笔墨而大化之。不是为技巧而技巧，为笔墨而笔墨，为形式而形式，不要无病呻吟。

二、技法随境随情而生。以往古人作品未画之境，多可用新的技法表现，不要固守以往的程式。未有此境不入画之说，只有此境感不感人而已。

三、中西绘画的结合，不是简单的拼接和挪用，而是把西画探索的表现技巧如何正确的纳入我们对境的感悟当中。

信手随谈行文至此，借用潘天寿先生的一句画语来结束我感受到刘傅辉老先生的山水画中的精神吧，“石积太古雪，树飞铁铸青。此苍古高华之境也”。

2007年6月18日 于昆明一壶斋中

野州堂

傅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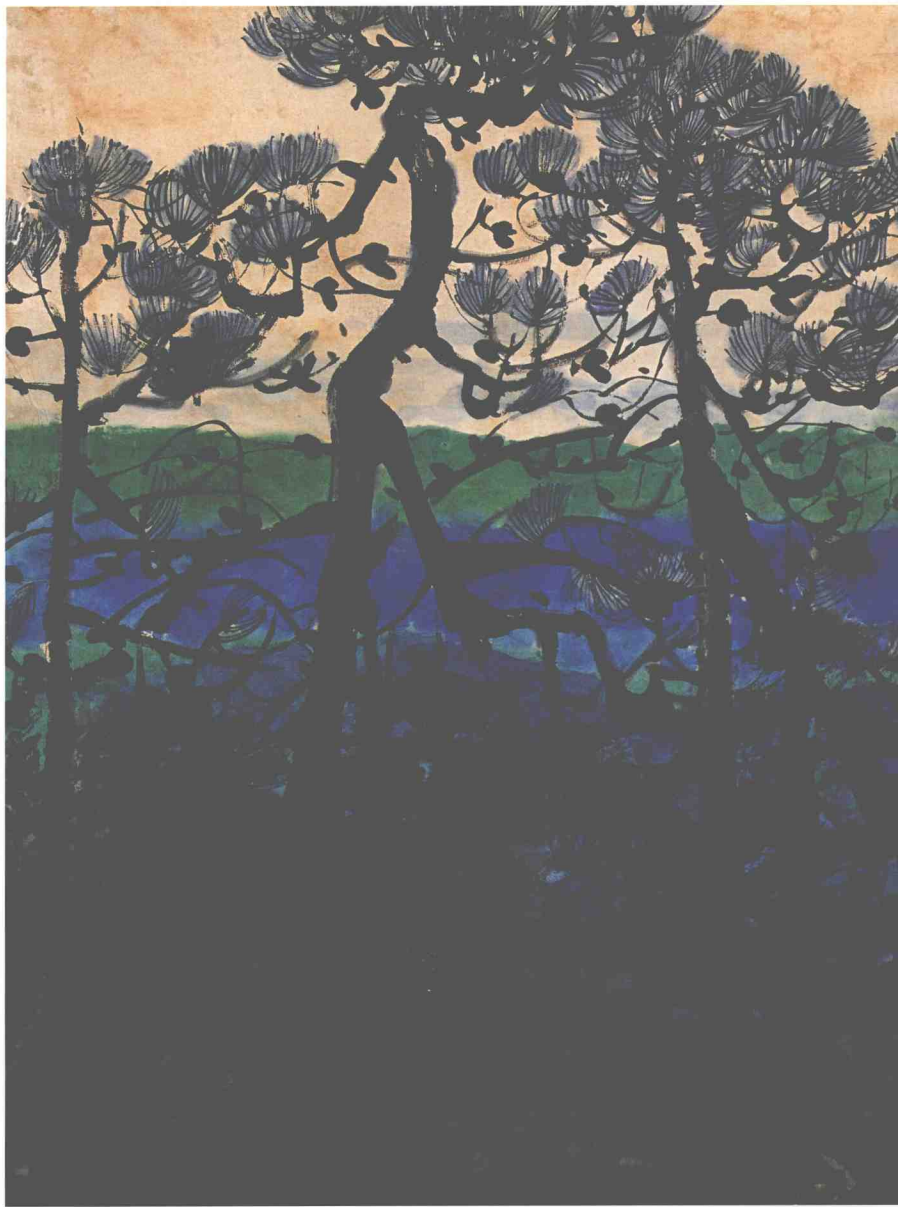
凄風漸厉，飞雪相杂，冷月一白，
 披雪裂冰，如雪新霁，露寒制中，
 表色劲翮，剪荆棘，攫孤寒，腾苍江，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之，四顾时激，
 脱落自摧，藏节抱死，流之，为患一夕，
 但更清高，复为假拔，也，焉尔之，
 间翔。

抄撰 傅輝

刘傅辉画集
山水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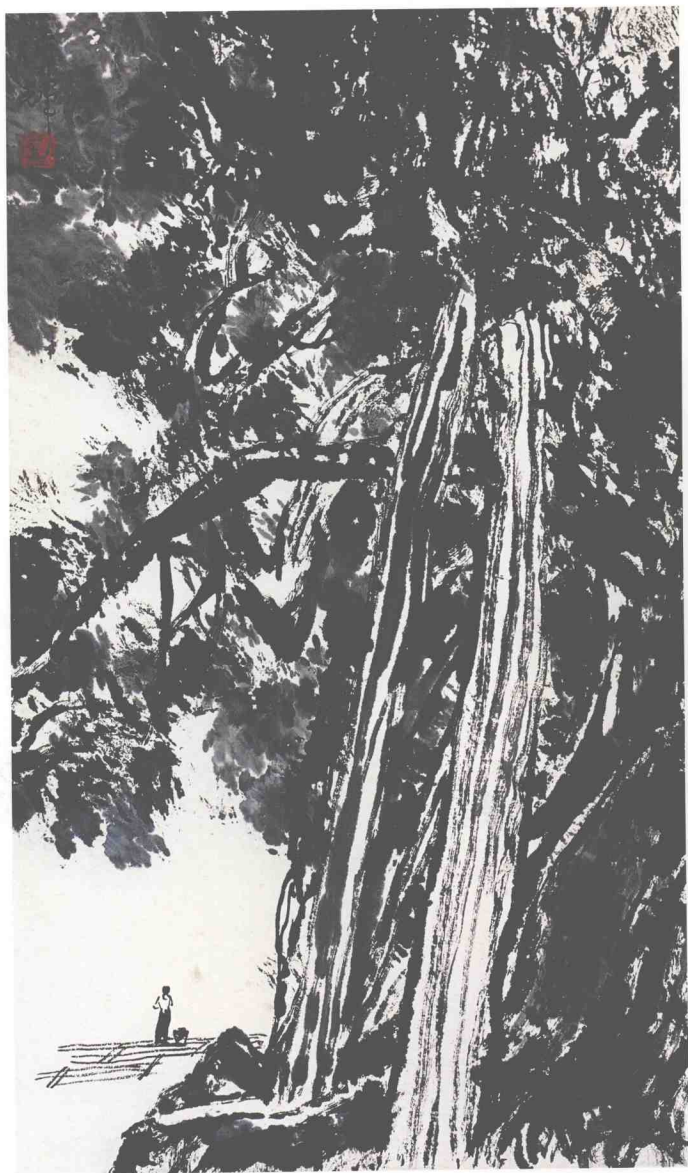


哈尼平安寨 1964年
 设色纸本 31 × 44cm
 [款识] 哈尼平安寨。辉。
 [钤印] 刘傅



云南马尾松 1970年代
设色纸本 46 × 69cm
[款识] 无 [铃印] 刘





芒市榕树 1970年代
水墨纸本 70×40cm
[款识] 傅辉。
[钤印] 刘